



康拉德·华伦洛德

康拉德·华倫洛德

密茨凱維支著

景行譯 孙用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A. MICKIEWICZ
KONRAD WALLENROD

据英译本“Poems by Adam Mickiewicz” (The Polish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America, New York, 1944) 转译; 插图据 АДАМ МИЦКЕВИЧ: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ОМ I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复制。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876 字数56,000 开本787×940 1/32 印张4⁵/₁₆ 书价2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830 册

定价(4) 0.36 元



康拉德·華倫洛德

立陶宛與普魯士歷史故事

Dovete adunque sapere come sono due genera-
zioni da combattere—bisogna essere
volpe e leone.¹

獻 給

波那溫圖拉和約安娜·薩萊斯基²

紀念一八二七年的夏天

序

立陶宛人包括立陶宛各民族、普魯士人³ 和列特人⁴，數目不大，佔據的地區也并不肥沃；在歐洲多年沒有人知道，可是約在十三世紀由於鄰族的侵襲，受了逼迫，才起來在歷史上佔了比較重要的地位。當普魯士人正屈服在條頓族的武器之下的時候，立陶宛人從森林澤國中出來，用火和劍蹂躪四鄰，不久就成為北方的恐怖。一个積弱不振的民族，長期受異族的壓制，為什麼可以突然起來抵抗一切敵人，加以威脅，一方面對十字教團⁵ 進行接連不斷的血戰，一方面侵掠波蘭，向諾甫哥羅德大城勒索進貢，侵入的範圍直達到伏爾加河兩岸和克里米亞半島⁶，這一個現象歷史還不曾提出充分的解釋來。立陶宛極盛的時代是在奧爾格爾德和維托爾特⁷ 在位期間，他們號令所及從波羅的海直到黑海。然而這一個大國發

展得太快了，因此不能充實內部的力量，把各色各樣的部落團結一起，使它富有生機。立陶宛這個國家擴展的區域太大了，因而喪失了固有的民族性。立陶宛人征服了許多俄羅斯種族，同波蘭發生了政治關係。斯拉夫人很久就是基督教徒，文明的水平比較高些；他們雖然被立陶宛人戰敗，受着威脅，可是由於漸漸的影響，在道德上却佔了上風，反而把他們的野蠻的壓迫者同化了，正像漢人同化了韃靼人一樣。雅革洛家和他們較有實力的臣僕都變成了波蘭人；住在俄羅斯的許多立陶宛王公信奉了俄國宗教，學他們的語言文字，入了他們的國籍。這樣一來，立陶宛大公國已經不成其爲立陶宛了，而立陶宛固有的民族仍舊以古代的疆界爲限；立陶宛語言在宮廷貴人之間也不通行，只在民間還保留着。立陶宛呈顯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一個民族消亡在巨大的勝利中，好像一道溪水在盛大的泛濫之後退落下去，流過的河床比原來反而狹窄了。

上文所敘述的事蹟以後，又過去了幾個世紀。連立陶宛帶它那最惡的敵人十字教團都從政治生

活的舞台上退下；鄰國的關係也完全改變了；當年燃起戰火來那種種利害關係和情緒都已經熄滅了；連民歌裏都沒有往事的流傳。立陶宛現在已經完全是一個陳蹟；它的歷史對詩歌供給了一塊有趣的田園，因為事實上，詩人歌唱它的古史，只以他自己的題材、事蹟的歷史的研究和藝術的複製為限，至於讀者的利害關係、風尚或情緒，在作者都不必引來作為資助。席勒要我們尋求的正是這一類的題材：

Was unsterblich im Gesang soll leben,

Muss im Leben untergehen.

“在詩歌裏有永久生命的東西，在實際的生活上一定滅亡。”⁸

小 引

經過了一百年的血戰和憤怒，
十字教團在北方的異教徒中間
砍出了一條道路。普魯士人
有的在輓下呻吟，有的僅以身免；
武士們帶着鎖鏈和刀劍緊追着：
把那群人一直掃蕩到立陶宛的邊緣。

在立陶宛人和他們的仇敵之間，
聶門河水閃閃地發着光。
河這邊閃爍着許多廟宇的尖頂，
裏面住着神靈，樹林又沙沙地響。
河那邊却隱現着一個十字架——
日耳曼人的標誌，又高大，又雄壯。
它的頭頂插入天空：似乎用了巨大的手
威脅着立陶宛，兩隻胳膊大大地伸張，

仿佛是居高臨下，擁抱着，
要把帕勒門的疆土⁹ 拉到自己那一方。

一方面，披着山貓皮和熊皮，
立陶宛的青年對敵人作着防備；
他們肩上背着弓，手裏拿着箭，
一群群偷偷地跟踪着日耳曼軍隊。
另一方面是壯士和駿馬：
那裏閃耀着日耳曼騎兵的頭盔；
他裝上了槍彈，又數着念珠，
眼睛盯住了立陶宛的防綫，堅定不移。

這樣，本來是一心一德的聶門河，
敵對的哨兵却在它的兩岸對立——
那道河曾經是著名的公開娛樂的地方，
親愛的兄弟民族的銀鏈似的聯繫，
這時候却變成了可怕的洪水——
變成了永久的門檻，再也跨不過。
誰敢跨過那波浪，就是監禁和死。
只有立陶宛岸上的一枝忽布，

傾慕着普魯士岸上的一棵白楊樹；
它從柳樹纏繞到青青的水草，
然後依舊大胆地向前伸去，
像一個花環似地跳過了河，
張着胳膊，把外國的愛人纏住。
只有科甫諾¹⁰的樹叢裏的夜鶯
還唱着立陶宛的歌曲，
它們對着在普魯士的森林上面，
山坡上的那些弟兄唱着不息；
有時候張着翅膀飛來，戰時的號令也阻擋不了，
他們就在海島之上一一起聚集。

然而人們呢？唉！各個民族在古代
本來是親愛的同志，本來是一伙，
戰爭把他們分開了！多年的真正的友誼，
普魯士人和立陶宛人雙方都已忘却；
可是雖然如此，愛情依然將心兒結合；
多情的心兒——我還記得兩個。

聶門河啊，不久你的渡頭就要震動，

殺人放火的野蠻軍隊就在眼前；
在你兩岸上無拘無束的一片青翠裏，
斧頭要砍盡一切美麗的花環；
夜鶯由於大炮的轟鳴也悄然飛去，
你的一座座的花園也只剩下了寂寞、可憐；
大自然的金鏈團結起來的一切，
民族的仇恨要把它完全割斷；
完全割斷——只有在行吟詩人的歌曲裏，
情人的心兒才又一次地團圓。

一 選舉

馬利恩堡¹¹的高塔上響起了鐘聲，
鼓聲瑟瑟，炮聲隆隆。
十字武士的輝煌的隊伍，
沿着城裏的大街衝去；
司令員¹²騎着馬，從四方進了京城；
在教會的大廈裏，一小時又一小時地
大家辯論着，又是祈禱，又是商量：
國家的寶劍應該交在誰的手裏，
權力的十字架應該掛在誰的胸上¹³。

過了一天又是一天；

武士們多得很，各有功績，各有名聲，

弟兄們大家都承認——

他們出身高貴，英勇，也曾爲國效忠，

地位、功勞和名譽都不相上下；

最後提出了一個名字，大家停了一停——

這名字在全教團裏最出色——華倫洛德，

再也找不出哪一個能和他抗衡。

他是一個外國人，在普魯士武士隊中
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

可是在遠方他的勇力却很有名：

無論是追擊摩爾人¹⁴，在陡峻的卡斯提爾高地，

無論是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

望着土耳其帆船搖擺着逃避，

進攻時他領隊：攀登圍城時他當先；

捉拿異教的船隻，他的船總是第一，

如果有一場比武的機會，

他就不帶假面，騎着馬衝上前去，

誰也不敢出來向他挑戰；

勝利的棕櫚¹⁵ 永遠是在他手裏。

他在能征慣戰的武士隊中名譽很高，
不僅因為他是一個熱烈的青年，
他還有虔誠的美德；他很謙虛、溫和，
世俗的歡樂他看也不看。

在朝臣中間，康拉德的出名
并不由於彎曲的膝蓋，也不由於油滑的舌頭；
他從來不把時刻準備着的寶劍
爲了卑鄙的功績出賣給下賤的公侯；
他從來不要別人喝采捧場，
把自己擁上高位：他的整個的青年歲月，
他一概奉獻在修道院裏頭；
這時候，塵世的光榮或獎勵，
美人的情意，詩人的歌曲，
都暖和不了他心上的冬天的氣候。
遇到稱讚，他老是聽不進去；
見到美色，他總是躲得遠遠，
聽到甜言蜜語，他回頭就走。

他是否生來就冷淡、驕傲，
還是歲月替他留下了寒冷的記號
和老大的悲傷，那很難說；
他的兩鬢和頭髮都已花白，却依然年少，
有時候他也夾在青年中一同娛樂；
碰到大家一陣陣的談諧歡笑，
他也發出愉快而敏捷的反應；
甚至於在凜若冰霜的時候，
聽到婦女們的閑談，他也会帶着微笑——
他給每人文雅的應酬、漂亮的話，
好比是給孩子糖果和餅、糕。
可是這種時機却少得很。有時一個字，
信口說了出來，無意之中聽到，
別人聽着，喚不起什麼響應，
在他却激起了熱情的焚燒；
那些字是“可愛的”，“義務”，“祖國”
“十字軍”，“立陶宛”——每次聽到，
愉快的心情就爲之一變——
他又站在一旁，漠然不動，

他又陷入了夢想，莫名其妙。
也許，爲了高尚的使命，他發過誓，
世俗的安樂享受，他一生必需捨掉——
捨掉一切，只留下友誼——只留下一個朋友。
這是一位聖人，花白的頭髮，彎曲的腰，
他是修士哈爾班。他老是久久地
在寂寞中陪伴着康拉德，
他是他心上的朋友，聽取他靈魂的呼號。
啊，快樂的友誼！那才是可崇拜的人，
如果他選定了聖潔作爲人世的目的，
選定了虔誠作爲他的嚮導。

這都是領袖們看到的他的長處。
他們也記起——哪個人沒有缺點？——
他還有一個重大的缺憾。華倫洛德摒棄了
人世的一切虛榮；他不參與沉醉的歡宴；
可是當隱微的心事變成了折磨，
他就一個人躲進冷靜的房間，
那時候爲了安慰自己的孤獨，
他時常喝燒酒，成了習慣。

他似乎另外換上了一副面目；
憂鬱、蒼白的神色又是一變，
他激昂了起來，滿臉火紅，本來是蔚藍的大眼睛，
歲月已經使它的光彩昏暗，
這時候舊日的神彩又炯炯地發光；
胸中震動着一聲聲的悲嘆，
他的眼臉含着淚珠，格外沉重；
琵琶在他的手掌裏，歌聲在他的嘴唇邊——
歌唱的字句他們全聽不懂；
然而他們心中可以猜想，看了他那淒慘的臉，
聽了他那輓歌似的音調——
他皺着眉頭，兩眼盡向下看，
好像要從地下深不可測的地方
喚起什麼幽靈來到他的眼前。
他看見了什麼？他的歌曲宣示了什麼？
在思想上他似乎追求得十分深遠，
從過去的深淵裏追尋着青春的陳跡；
他的靈魂在記憶之鄉裏入了夢幻。

然而他的手決不彈愉快的曲調，